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誌

右泉郁公暨元配劉孺人合塋誌

我外王父右泉公之捐館舍也實丁未八月十一日云
居七歲而塋而未有誌銘也其二十又七載為甲戌之

月日而外王母劉孺人始亦捐館蓋年九十矣又五載而公之二女暨其子謀於世貞兄弟將合公之兆而屬世貞曰是惡可以二老人泯泯也公之所以未及誌銘也傷哉難言之矣日公塋而先大夫視浙師曰姑少間微余疇能悉公者乃竟用王事鞅掌終而未及誌銘也嗚呼微不佞疇能繼先大夫志也公姓郁氏其先晉之高平冠帶族徙而吳者有節推公已又徙而崑有朝議公待制公入明而居常熟之沙頭後有憲僉公華容公

劉孺人者家常熟之穿山亦著姓其後悉割隸太倉遂
俱為太倉人而孺人之父曰高平公玠與華容公善許
以孺人字公公生十四年而華容公卒官公匍匐萬里
以喪歸是時憲僉公移官滇上有母沈太宜人其留侍
者張宜人稱公祖母而公之母曹孺人凡三世皆哭華
容公其老者至寢疾公入茹荼痛隱色而加慰養出治
喪事哭踊如禮亡何沈太宜人竟卒憲僉公持服歸居
歲餘亦卒君以孤童三更大變其居喪治家肅如也鄉

里人相指目郁氏有子矣而華容公父子為廉吏不能
無憂饘粥劉翁聞而曰幸依我母責若幣也公遂與孺
人成禮於劉氏而會間曹孺人病相與歸奉湯藥不解
帶而更侍者數十晝夜其居曹孺人喪視如華容公加
治則孺人相之也自是復往來劉翁所而孺人之母曰
蔣有材行以孺人一女故且賢之數徙橐於郁孺人不
自名其有以佐公用而張宜人老且病困公率諸弟孺
人率諸弟婦奉湯藥如曹孺人始曹孺人之卒也謂孺

人曰吾不逮姑也以累若安得異日若婦之為若也張
宜人曰若代吾婦婦吾累若嗟乎安得異日若婦之為
若也公之諸弟寔不能家謀盡欲毀先廬而公乃竊歎
曰母若吾憲僉公之手澤乎哉孺人曰無傷也歸而謀
之母蔣復益索以給諸弟俾徙箸逾於舊然公自度產
日益挫孺人乃以勤儉佐之鼓舞僮使得其力稍稍裕
矣公踈眉目善言笑好客客雖卑小母使失意而所邁
若賢貴尤周還不失其於族為大宗子然行卑其長者

大父伯叔父資其謀而幼者資其決即孺人時時出酒
脯損裝橐歲時就公夫婦懽如也治一圃隔舍西水有
魚池花木桃李柑橘之屬酒數行甘鮮進進呼盧藏驅
竟日夕忘倦公故仕官家子能熟習公卿大夫之業而
性尤好之所抄錄叅考積數十帙人或有所疑者叩之
立應則相顧曰是未嘗走百里外其腹豈緡紳籍耶乃
又似肉譜公嘗謂士必繇科第可以據而其為諸生不
利入貲為楚府典寶不肯赴生平僅一再御冠帶而已

竟以幅巾單練終其身自吾妣之為公長女而歸先大
夫為御史而世貞後成進士公乃大喜曰吾始者得聞
之而今得見之又身與有之也然亡何以脾疾卒得壽
僅六十有三始公年四十八時有一子曰劉將冠矣而
天痛極不欲生孺人憫之曰吾已則已耳公尚可子也
為謀置貳彭舉一子曰鈞鈞生弱目猶閉孺人抱而舐
之始開為其弱也日置之股自是復連舉子鉞鉞視若
鈞矣孺人之所出者次女歸於王為吾再從兄世完又

次女歸於陸為秀才旅携以文學名然皆天亡子依孺人以居久之而倭寇作是時鉞已出後公之弟遂孺人乃謂鉞曰卒寇至而吾三嫠者不易完也幸長姊城居可依耳若曹勉之母蕩佚我先人廬產而孺人徙居日適先妣自燕歸歲有歲共繕錢米帛日有日供醪肉醯粉之屬而孺人老卧床褥二女時時起問病瘥薦湯沐以至中夜呼粥飲不待再而具最後生則復為嬰兒而逝若寢熟者皆二女力也二女於格當旌業上之部

使者矣公復舉一女亦彭出歸奚某鈞嘗娶呂氏生子

某女適諸生王應賓育於陸之嫠者鉞娶

閩氏生

嗚呼世貞少則侍公愷悌爾雅所談說引喻居然有前

輩典刑已矣邈乎邈矣孺人之拮据治生逮下為德以

不妬成公後及其晚節居順恬約以不忤成二女節孝

良哉乎母也乃若公之先吾父母往也順也且獲終孺

人之大耋固也其後吾父母往也為吾父母之後者而

俾之志寧能無傷也其志而不銘者何不敢銘也公嘗

有官矣而稱右泉公者何別號也亦公志也公諱遵字子道憲僉公諱容華容公諱勲其書諱者里人邵弁也

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按察副使定山袁公生志公之解溫處節而歸也時猶在彊仕云天下惜其壯而才用之不竟而扼腕於萋菲之謫公顧頽然以酒自放絕口不及宦時事者二十餘年一日治壽歲而頗次其生閱履歷以屬世貞曰吾老矣寧藉子之言而市吾知於吾所不知之後人雖然吾甚愛子言而亦唯子是信

子姑有以愉快我世貞通家子也又獲肺腑事公即不
文而敢以辭公名祖庚字繩之其先袁氏出汝南為蘓
之吳縣人竹雪翁綱者贅於長洲陽山之惠氏遂為長
洲人綱生瓘曰梅月翁有四子季曰陽涇翁校則公之
考封中憲大夫荊州守也娶於朱封恭人寔生公公生
而警穎至性過人六歲時中憲公有里中逮至挫產朱
恭人嘗肝不得食而宿少食以飼公公竟弗肯食曰兒
詎能先母飽也十四工屬文母舅太守公見而大驚曰

是兒必為諸生冠居二歲補邑諸生又三歲廩於學自是雋聲鬱跂起而又三歲當郡及學使者試遂連冠諸生秋舉應天薦明年春薦南宮成進士公時甫踰冠白皙美麗出則人目屬之而又夙負執文聲謂且首應館選公謝曰生不恒鷄鳴戚施平津門何自分翹材一席之地已果弗預選則謂公京秩可有也公又謝曰生不能於元子思坊半面令公亦何自京秩也已而果得紹興府推官公坐主尹太史臺間而益賢重公指謂人夫夫

真定山也定山者公故別號也公之為推官其始人猶以少年易之公乃抑絀舞文吏兩造立別吏踧踏無所容手乃獄成則又若老吏吏為心死曰吾不能從公籍衣食矣公遂以才假守事尋兼綰山陰會稽兩篆每晨朝奏牘數十案皆滿士大夫納謁踵相次而公愈整暇又能以其間過從讌游稽山鏡水公雖用嚴明得吏畏其事單赤惻乎惟恐傷之也視公帑若私帑即一錢不妄用之也郡人相率呼公袁青天袁青天云已或稱袁

父而臺使者後先覈公治辦狀皆最凡以卓異薦者六
褒獎亦如之滿考應尺一徵至吏部部之佐張文毅公
治嘗為公坐主而才之擬公給事中則以年未三十格
再擬公驗封郎則又為他有力者格僅得禮部主客司
主事尋勞日本貢使於南都護之歸錫宴四明禮度卒
獲還轉精膳員外郎進郎中公以望次當轉儀曹間謂
其偶曰安能鬱鬱日抱案視人鼻孔行止同舍郎鄉人
其不欲言其名故調公曰審爾當膝折耶公曰為縣官

拊循黔首胡折也同舍郎乃以語用事者袁君厭承明
矣亡何出知湖廣荊州府荊州有悍王數以計困守守
毋得善去者公慷慨曰彼非人臣子哉遂之郡前是守
日供水取之沙市沙市去郡齋十里而遙公指齋傍地
曰是可井也他果菜亦故取沙市供公既為井而又指
傍隙地曰是可圃也諸宴會器故取之肆公謂藏吏曰
是可置而恒也繇是日所動息毫髮不以煩民守五鼓
起坐堂皇吏以次請署公一目之則曰某事急某事緩

既署竟進兩造者使畢吐其情偽以片語而決顧視日
猶未昞也乃曰守休矣悍王時使人覘守何狀已又覘
庭空而車門外食館亦空無淹宿乃謬為恭敬公有朝
謁輒留飲悍王揚解而曰守飲幾何公徐曰唯王命之
王欲浮大白公則亦浮大白王告弗任公乃亦報弗任
然竟不能得公一醉態蓋始甚驩既而慨然曰毋令守
見短也而公所齎給諸王孫奉繕以季吏母愆約公每
謂人守市愛赤子名而使天子之維藩日口腹之是虞

顧恣奸黠為陸海胡倒置也悍王以是益心服公而不敢他有所干請一切治理流聞臺使者婁騰薦書上公以二尊人老上書欲歸養相國華亭徐公力止之曰守輕舍荆耶荆數十年無此守則何能輕舍守譬之用兵勢已如破竹而可中止哉守之考三載績今相國張公以太史里居貽公文二章指具如徐公語在郡志中當是時浙數中寇而溫處當其衝朝議急之以公才遷其地兵備副使公至則發兵徼寇情歸大有所斬獲事聞

賜白金文幣其又明年寇大舉犯溫且萬人溫見兵不能三之一而又以分布故益弱公念磐石扼寇出入道輕騎先據之寇尋來爭不能得乃散掠四野而公所伏卒亦時得其掠者首時男女避寇趣城裨相屬守將欲拒弗納公曰吾在他不虞開門納之所全活以萬計而鄉人王按察德自詭知兵從鄉里異軍蒼頭要公過議軍事欲以輕騎夜入郡視毋時德所領騎不能數十百公止之曰公不能得賊要害柰何遽穿其中希萬一倖

德不聽未明遇賊遂聞死公購得屍猶裸露即解所衣
繒錦衣之調棺斂治喪事而露章督府自劾時公所部
他將軍妻有斬獲人謂且緩之當以功贖而公不可曰
柰何以一官故忍於逝者時督府胡公宗憲按察德同
年也遂上公所自劾書得旨鐫一級調用胡公乃謂公
公功可贖也吾不忍於逝者公謝曰固不佞意也始戚
將軍繼光以援兵至而公身逆之道逢田中子疑其狀
甫渡江而田中子哨聲起諸伏盡發急追公不及而從

者多糜碎公歎曰使我不為王按察者非天乎而前是永嘉令江潮以墨間公持之急又著其事考語公雖歸待次而屬大計令自度不得免銜公甚乃恣蟻公因覲得自解而有慎御史者入令讒輒䟽公不職報罷公乃笑曰善乎御史之言使我異日不終為王按察者非天乎而公之解溫處事郡邑有恒饋可直五百金公以問從吏曰例也公笑曰例自吾始盡卻之幾無以為歸計而幸中憲公工墾田田可贏千畝公乃節縮浮費傍產

小拓季歲加三之二既蚤廢放於酒而吳多佳山水花
之日月之夕非艱疾無虛晷然所携不過一尊榼與二
三故人共之以故不橐損而其奉二尊人昕夕伏牕唯
謹既咸躋上壽以歿治喪用孝聞里中公既儉於財不
能為浮施而至族戚誼故有緩急未嘗不立應也善譴
浪不恒矜莊間及義憤則慨然見聲色吳中歲婁侵而
長吏佐之虐者公時時竊歎每謂人吾不能如前輩陸
浚明蓋陸公於公知己而好指誚不避顯貴人故公尤

惡深文吏每云法不可盡使我盡法者我何讓張廷尉
趙少府也其始司理紹興而守荆凡再與鄉試事得沈
通政東為浙士第一後以直諫名聞天下他所舉若王
少宰篆馬廷尉三才張大叅楚城皆表表者故陳方伯
子兼寬中而緩事人或謂與公性異而交好至白首無
間言先司馬公與公同舉進士長於公一紀而事每推
公居謂剽劇賈銳我能並驚康莊至浪機杜權不如遠
矣夫以公之一為司理一為守皆雄劇郡而皆有赫赫

聲者其於嘉靖中循法吏疇能再屈指也夫所謂泯機杜權者三事大臣用也然而卒不驗者何也王按察不沽首賊不為損功公不嚴待墨令不為損名嗟嗟乎功名之際信難言哉不然以公之才廉而何至如陳壽語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又何至作黃次公損治郡名也雖然縱天弢解天袞屈信逍搖以樂長年公可謂不受侮造物者矣公所治壙在吳邑陽山西之鴉哺墩先塋其偶文王二恭人而虛其中以俟曰吾不諱世諱也達矣

哉公以正德之己卯歲生生六十二而壽藏成明年而
世貞志之凡三娶文恭人而有子一人曰太學生思娶
唐氏女孫男二諸生懋貴娶朱氏懋質聘毛氏曾孫男
一士驥聘劉氏王恭人舉一女適唐某最後曰謝孺人
以例不及封無出側室二惠氏亦無出潘氏舉二女許
氏徐淳孝徐熙學皆搢紳名族

張幼于生志

嘉靖中以制科之業稱公車者無若吾郡吳三張曰伯

起曰幼子曰叔貽幼于始字仲舉一曰叔貽尋夭而
是二人皆厭去其業為古文辭益壯麗其名亦益著幼
于交遊徧海內咸欲薦不朽之策於幼于弗顧也一日
東訪余弇中而請曰有樂丘之石以干子余愕弗敢應
已而曰不佞少長於君八歲柰何任君身後幼子曰固
也世有不可知者我先子則猶可得之子子先我則無
若子何茲乃有二幸夫及子之身而得不朽我也與我
及之身而得觀子之所不朽我也子以為何若然則何

以不君傳而誌為幼于又曰傳者傳也誌者志也我藉
子而傳之乎則無若藉子而志我之志也於是為張幼
于生誌幼于初名鵬翼已更名獻翼其先自鳳陽徙而
金陵已又徙而吳為望族王父準能積著起家有四子
以伯氏叔氏材任治生棄之賈而仲季恂恂守經術仲
卒繇鄉舉至台郡司理季游太學得金吾幕職而叔氏
遂大廓其產以誼俠聞至傾郡邑叔即幼于之父所謂
雲槎處士冲者也當是時處士以才能振其姓家所蓄

三代敦鼎尊彝古圖畫書籍器翫即代稱膏華者莫敢
抗居恒自歎誰與我守者世得無以蔡中郎目我乎已
而伯起生又七年幼于生皆生而白晳娟好秀麗每出
市人連袂矐盼屬之曰誰家璧兒當非復塵世間物父
憐愛之為置師塾日誦數千言稍受筆即能破累紙而
所造語竒往往出意表年十七即以詩贄故翰林待詔
文翁文翁世所推伏前輩無兩輟食而讀謂其客陸禮
部師道曰吾與若俱不及也趣延入酒之而是時伯起

業已名文翁客居數歲遂客及叔貽陸君亦折行而與
幼于稱詩友故皇甫按察訪彭處士年黃處士姬水令
劉按察鳳尤相得唱酬無虛夕當是時操觚者以不得
幼于一語為歉幼于尋游南太學兩司成至不敢抗師
禮引以為上客然至每大試輒不獲儔伯起雖一獲儔
其試南宮亦略如幼于故借悲叔貽之天而相率為厭
去然幼于之所謂厭去獨舉子業耳故治易至是益深
湛其思自比於絕韋折撓而不已蓋十年之中而成三

易曰犧經約說曰犧經雜說曰犧經臆說已有讀易紀
聞讀易韻考學易標間後先將數十卷時人往往以博
覈歸之而未有能顓習者幼于意不憚乃盡謝其故冠
裳幅巾短褐買輕舸呼筍輿縱游吳越諸名勝建牙握
節之使邦君大夫與搢紳逢掖之賢豪長者多幼于所
故識即非故識而耳幼于名者亡不延頸願結歡張先
生先生乃肯顧我幸甚坐未定輒命酒酒至則賦賦罷
則談談劇則卜夜稍不跡方以內黛粉蛾睩肩隨之矣

蓋咸以何點擬幼于惟幼于亦自謂通隱也築室石湖
塢中貌點兄弟像而祠之始幼于之及處士公也雖甚
見憐愛而義方斬然小弗稱則賜朴而嫡母葉太君欲
而摩煦之若創其股生母許少君以有子故代家秉其
誨幼于不頗為慈幼于精專其思以奉父及二母於三
子中最為得二母心父及葉太君相繼歿幼于刻像私室以
朝夕起居至伏膺薦饋哭聲殷殷不絕少君為之感動
曰我幸亡恙是兒修辭色而奉養我他日卒不諱柰兒

目枯何其事伯起莊甚然伯起介少可而幼于多許晚
節雖小異趣然未嘗一息而忘推兄也吹塤和簫洋洋
盈耳矣痛叔貽蚤逝亡以為地下者則謁誌銘於余諸
傳誄哀輓多屬之鉅公名人云吾所不欲得不敢以加
吾兄吾所欲得不敢不力於吾弟人以為實錄幼于念
處士公先仲季父塲其奉侍二父益謹所進羹甘以日
計非產之珍以月計衣履翫好以歲計五服之內宗戚
中表有恃而室家者急朋友之難逾於己若故諸生劉

喬祖姚懋言兄弟諱崑徐玄素許高朱三重醫士馬應
龍游客張昂王人佐輩或館餼或治喪塋或受孤寄或
解紛難其始分誼不甚深往往竭財力為之弗計也若
素所敦重及貴人長者弗暇計矣幼于既以顯重性又
好客擊鮮飲醇之懽亡虛日以故環所居顧家橋里巷
車騎冠蓋委積前後不絕守令傾耳而待幼于亦時有
關說然不顯為所偏私人不能以是病幼于其兄弟所
居重於二千石然善自挹損舍人子有外鬪即被傷委

頓猶好謝其敵而自引過至盜財物而露者猶掩覆之
不使竟也事詳家兒私語中家兒私語者幼于所自著
也幼于念以任俠婁挫產僅圖籍存而許少君益篤老
不能舍之而北所蘊藉不得攄游跡漸近不敢過數百
里外娶婦朱為吾女甥賢亡子中歲為幼于置貳舉三
子而婦塲三子曰里曰伋曰頃以伋嗣叔貽意尤念之
為倣顏氏家訓凡十八條垂四萬言以示軌物他所著
詩文又數十萬言其行世者十之六弇山人曰余讀幼

于私語遠本天道邇證人事上標先德下述已構詰昆
懿交纖善畢羅即毋論三子荅問為何所以立揚資事
之道備矣所著詩文最夥不名一家言其詣亦以先後
為至末大要才固而溢學積而宏今不必離古不必合
匠心成法過境輒會斯所以為執苑之雄乎哉古者親
在不稱老今許少君八十七箸無害而幼于虬鬚蝟磔
雙權若玉飲噉御內如少年乃遽斂其雄心而謀束身
之地以身托得無為吊詭乎哉吾敢以其志志之且為

約曰自此而吾與子所乏者非日俟而續焉可也

御史大夫連江吳公平嶺西前後功志

前是吳公以御史中丞撫嶺西而嶺東西無不被寇者
當是時御史大夫凌公以十萬衆蕩平諸巢穴而獨以
西寇屬公公練卒蒐乘廣儲蓄申賞罰轉怯令勇因形
為勢寇已歷歷墮股掌間而會謀得昭平三屯最強而
孽最甚即勵將士捲甲而趨大破之窮追出其背鹵斬
渠酋以下千三百七十餘級俘血屬三百有奇牛馬糧

仗稱是捷上加祿一等錫金幣優已北三河池呓咳諸
寇復叢起公議先其急者選將士分道襲擊復大破之
剗其腑鹵斬渠酋以下四千八百餘級俘血屬三千二
百有奇牛馬糧仗蓰於前捷上詔錄一子八胄監錫金
幣差次之而公已八為右司徒矣未得代丁內艱去當
公之破賊時輒行視要害立城邑民人其良者而儲胥
之俾專精其力於南畝畫賦給役比於中土天子時時
心念一卿士能寬我南顧憂今者安在蓋甫服除而太

宰以全嶺之大帥請即進公御史大夫盡護嶺東西諸將吏民一切得便宜從事於是嶺西之諸將吏民懽欣鼓舞若離乳之赤子復歸父母之懷而其威德之所流聞則嶺東之人望公亦若望歲公至而士飽馬騰將吏覬勲唯敵是求公曰不穀拜天子之命綏靖若曹不可究武姑以時消息久之府江之大桐江猺起與平樂昭平永安荔浦瑤媾而抄略行旅剽虔廬畜浸淫及遠衆議大征公曰大征費鉅莫措也且示之聲迫使匿也潛

分兵為四哨屬文武大吏將之凡十餘戰躡其穴百十餘處鹵斬酋渠以下千餘級俘血屬百有奇撫而即業者五百餘家而亡何金鵝松栢深埔等寇復繼起公即移師合嶺東之勁為五哨分道掩擊復破之鹵斬酋渠以下八百餘級俘血屬二百有奇先後捷上詔錄一子入胄監錫金幣如前蓋聞之嶺東之地沃饒而其三垂迫於閩粵及西南諸水國無所不通道是故利在海而害亦在海嶺西之地境埔深巖大壑箐棘毒瘴往往而

是自職方之圖益闢而與猺獠接其人皆喜亂不憂死
勝則蝟集敗則鳥竄是故利不在山而害在山嶺東之
害故驟定無論國家之於猺獠取羈縻而已間不勝其
擾一搜捕之然亦僅僅取懲艾雖以韓襄毅之果王文
成翁襄敏之筭亦不能盡快其志自隆萬之間執政者
始務以威勝之決策除勦於是凌公與前後大帥殷劉
諸公皆極其兵力不避鎔耶之惜而賊之授首於鋒鏃
者十已八九矣公之佐諸公當右臂時其兵力不踰勝

賊乃能鼓其所不足而鹵斬恒過當及其繼諸公為大帥其兵力數倍賊矣顧必抑其所有餘而鹵斬若稍不稱捷亦不時上公豈不愛肘金橫玉之報顧上以節縣官之帑而下以惜生人之命其愛有甚於肘金橫玉故也語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吾茲為嶺右稱休矣召穆公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公豈不亦仁人長者哉公故與余知交而中表陸生某銜公德自嶺歸而以事狀授余余為之敘其畧如此陸生倘以示公則為我併

告公公今政成且入輔矣即有代者願以班定遠之語
任都護者語之也公吳姓名某嘗視學其地有賢聲當
二千石吏治時為天下最拜璽書金帛之賜云不獨以
武功顯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萬曆十年之四月兵部右侍郎銅梁張公肖甫兼右僉
都御史來視浙師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
括蒼頭郡民家子頗選而故胡少保倚之起戰功餉賚

至麋縣官廩不訾故趙尚書來代稍稍為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汎汎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素孔為急而士大夫爭言汰冗費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䟽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幕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於兩臺使者居間幕府幕府吳中丞善言嘗守吾郡用循吏治效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洵洵為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公而吳公益持之堅

顧僅兩臺使言之諸司道傍晚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點魁曰馬文英楊廷用媾其黨噪於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跳遂闌入幕府吳公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為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公自書脫削狀以庫金二千為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點魁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妮隊甲而中達乃陽自縛以詣吳公及兩臺使曰吾二人寔為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匪必

待矣諸公詞知其狀姑好語慰藉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帥帥或賤且選悞則兵益驕而他鎮皆脈決拏振而起顧獨張公貴臣自令至填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埽內亂是可樽俎治也於是公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以勒還里候勘公既拜命即促裝朝辭而吳公候代於茗雪間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五民蟻襲幾與馮翊扶風埒邇來文漸密日相厲以濕束弗堪

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干掇諸土著戶捐錢粟募游
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者既情不任又
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佐
卿僑處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
俱不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營兵之不若耶既而
謀諸市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茅靡且今跨兩檔
子揚揚九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加拂息而獨柰
我何諸大猾稍稍動而會佐卿坐他法郡杖而囊之三

木諸大猾遂噬衆奪之亡賴子冀得為所欲為者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率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兩臺使者門盡挾其衣裝以出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公方與吳公代抵嘉禾而警至公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一營無故耶曰猶未動也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公談笑自如以五月朔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柵及他麗譙揭長竿裂所

掠相衣幟之裒白刃而嚮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諸胥以入公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母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苦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公曰易也柰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囂與巷哭聲達旦公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

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公怒曰余奉命戢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遊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誤夫驅汝死而不使汝一飽汝寧無怏怏也今者使汝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亡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可以汝曹例為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汝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汝耶二黠魁謝死罪公笑曰壯士故不畏

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為我倡衆捕亂功成詎
論贖有賞也即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柰何不令天下
稱義士而叛卒乎哉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公乃召徐景
星出所從驍勇為中軍裨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
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於菜市橋火場又敗
之褚家堂又敗之官巷口又敗之童家橋皆即行剽所
就俘纍纍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丁佐卿在焉
公前已要臺使者至即訊得其倡謀者挾及而腰金帛

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轅門餘悉放歸舍於是諸亡
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猾謀為應者甫及
門而遁唯恐跡之矣公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奉行
太過裁賧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物
情醞釀酖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
隱憂尚有深於此者廟議為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於
上下公所言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公飛魚衣及二品
服色以示褒異公念此悍卒猶未麗法急之則或生變

假他事以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
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於營曰還
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黠
魁者始賈衆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
死蔽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斂贈贏金數百
既免而不復反橐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
又賣我公既豁達大度治軍雖不廢法而不為煩苛衆
亦沾沾喜以張公幸赦我且厚我然其氣不無寢溢往

往遨遊廛市間兒子視其人而加武斷焉人亦惴恐相
奉承莫敢誰何公既以廉得各營倡亂者名屬春汛復
當發七營哨公乃令治兵監司徐君顧君輩建牙誓師
甫嚴而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
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陳文滿若吳章成若廬州詣
臺詰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
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女故自祈死今得死
晚矣且女美衣媮食而驕於衆又脅其資既免而不反

橐夫復何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盡僂女女自揣當死不今而後當盡力為國禦圍衆人人股栗已伏地泣曰賜我生者公也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公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嚮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二營卒伏而泣曰賜我生者公也即公不遺我尺寸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城中外吏民耄倪謹且呼曰我曹今者有生趣矣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全

浙之士民俄聞之俱加額曰浙自是無警矣弁山人方
卧病緒間之客起而歎曰夫豈唯全浙吾吳自是無警
矣夫豈唯吾吳環浙而省者皆無警矣吾不能他及當
浙兵之初變而他幕府迫則為檄廣額外優以媚兵兵
醉飽倨謂市人若曹不父事我即一旦悔何及蓋至宿
昔猶惴惴焉今而後知有天子三尺者誰力耶當公之
䟽再上上大悅進公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都其顧
君兩徐君而下遷賚有差而追褫故中丞監司秩人以

為當云弇山人曰吾少長於張公一歲郎署時從六七君子慷慨談說千古類一世皆有餘銳焉公獨沈深雅靚藏用不露乃今信之矣夫市民之鼓亂也狂及若蝟公單車直入恬然而亡撓色要之集義所生者非直膽勇已也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審緩而能密則非不佞所與知也公之赴浙不佞嘗為詩以周條侯郭汾陽期公真能不負不佞哉詩云君子如喜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斯公謂矣

邢氏五世事畧志

邢故河間望其先以國為氏周公旦之叔子所謂邢茅
昨祭者也蓋一再見於春秋而其仕齊者曰蒯瞶以節
顯仕曹魏者曰顗仕元魏者曰巒曰蚪咸以政術顯曰
邵獨以文學大顯至唐而曰君牙者以武功顯至宋則
益顯不可屈指其為州邑不盡同然皆中原人無有籍
江右者明興而江左之邢始散縉紳間及嘉隆而中原
之邢乃復顯其徙自河間而為山東之臨邑者蓋世世

稱上豪而岢嵐公某以讀書明經舉鄉薦遊太學為吏部選人得岢嵐守滿九載以節惠聞嘗坐迂中貴人瑾稱詔罰粟千石岢嵐公橐若洗方憂之計無出一夕而粟山積於雉門較其數則倍之矣岢嵐公有二子伯曰贈公某仲曰處士公某贈公之為經術沈沈也又嘗裒然諸生間以故雅自負伯子都諫公如默成進士累僉吏科都給事中而贈公時甫膺貢顧不肯受封曰使我何以見岢嵐公然竟不第以博野司訓終終而後得贈

如某公官贈公有三子長即都諫公數長青瑣廷諍獄
獄有古直臣風而與其僚論事不合為所中謫郡司理
謝政歸仲斷事公某豪爽有風槩例補太學上舍授其
州行都司斷事季封公某習經術不就傍晚醫家言試
禮部高等當得給事大醫令念親老乞德藩良醫以歸
封公與斷事公俱名能治生得計然白圭之法以寬息
之而家隆隆起顧皆好施予義散其贏不顧嘗合三千
金新孔廟及學部使者賢之而旌以棹楔曰世德名家

封公以子山西道御史伺貴封如其官自封公之上距
岢嵐公三世矣皆有衣冠不齷齪田里而岢嵐公有一
弟某不仕子某薦於鄉第六人仕為寧晉令令中子復
應選貢有聲岢嵐公四丈夫子長即贈公其次為某貢
如贈公獨貴至順德郡倅叔某不仕季某舉鄉薦亦第
六人名能詩而大都諫公有九子長某以書事世廟拜
中書舍人仲舉鄉試而會都諫公之見背早不及家某
復以久宦削之九子者橐枵然也封公復先為經紀田

產各直五十金甲第一區未室之俛半補太學而後治
私斷事公其相之矣封公有三子則今御史伺長而御
史少即穎異十八而膺拔萃貢又六年進士高第以文
學名海內其業分受之封公居恒稱封公之治太史公
也殆不減劉小中壘杜征南之於左氏日雌黃之與乙
而丹鉛加表砒砒無傳手豈不賢於吾家子才誤書倍
蓰哉都諫公每曰吾在責瑣十二年不如季氏一青黎
二載歎其以仕奪也御史之叔若季為諸生擅奇儁故

芥視科第矣其與中書君九人者距岢嵐公而四世者也中書君長子某視御史為猶子而齒相若復同舉鄉薦諸舅第亦鮮不具衿紳者此距岢嵐公五世者也即他若寧晉順德斷事三公復不下數百指咸彬彬稱是侍御謂余好談說公侯卿士年表及薦紳閥閱之盛盍為我志之余謝不敏竊睹士大夫所稱邢氏之盛於山東非甲而乙母暇論崔盧李鄭即元魏之際所謂曰巒曰蚪曰邵者亦安能踰勝今日哉古之顯以世胄次亦

門蔭此為滋生者也差易而今則必自七寸管搏而以
大小得之此為拔起者也則甚難試屈指而數邢之顯
人不少皆拔起安在其相籍也雖然舜有羶德而人蟻
附之豈唯人蟻附之即造物亦蟻附之夫栽培傾覆天
之恒也是溉是封人之恒也余所聞於封公尚為德不
已環臨邑而里居者無不衣食於邢若庾廩然蓋不止
河之潤九里已也三吳之吏民日加額侍御有後矣都
諫公而上遠不能悉以余所聞邢之顯安在其不相籍

哉惟是不佞之先瑯琊著於晉於宋齊梁紹繇蟬聯長
淮並盈後千餘年而彷彿復始幾與中原之邢相望則
所謂籍者庶幾共之矣

舊丞相府志

入西華門數百武更入重門又百餘武有大門北嚮其
高與諸宮殿等為三門以通中涓指謂余此故丞相府
也廣延延衰老樹嵯岬其間已而有堂巍然南嚮繇堂
背以入中涓曰此相府後堂也其壯麗亦可敵諸宮殿

檜柏雜植皆數拱餘東南一樹亦老矣曰此五穀樹也
當初夏時其實若稻麥者則稻麥登為魚形則大水已
復繇堂背入薨棟逾壯麗曰此相府庭中十檜皆兩列
其本相距可十武而枝樛結為門若虬龍對攫奇恠不
可名狀曰丞相所植也丞相為誰曰故僂人胡惟庸也
樹之前數十武有眚井曰胡相於井傍鑿一孔別取耳
酒轉注之詭為醴泉出邀高帝親幸因而伏甲謀不軌
者也自丞相府而西數百武復有門自西門而又西十

武而始為西門樓則大內矣攷之贈司禮監太監雲奇
墓碑與中涓所稱者畧同奇南海人也以內使守西華
門時胡丞相居第距門甚邇而欲謀逆詭稱所居井湧
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知之亟走當蹕道勒上
馬銜言狀氣鬱舌駛不能宣上恚甚左右撾箠亂下奇
臂將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而眺顧見丞
相第中壯士裹甲伏屏間數匝亟發禁兵捕擒之而後
召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左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

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堂等復上其事請於朝特贈司禮太監加諭祭而少司空何孟春文其碑石與中涓所指稱正等但攷之國史則謂惟庸以驕恣漸露不自安而會故所居定遠里第井忽生石笋水湧起數尺三世冢墓火光燭天遂以為已瑞有非分之覬會右丞相汪廣洋以異愼不能持正外謫益自疑而其子嘗走馬衢道中誤踐人死上怒欲使之抵償惟庸請納馬贖罪不許於是構故相太師韓國公

李善長諸將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同謀逆節恐事露奏發之尚書商嵩時謫為省更亦發之上親賜鞫皆驗惟庸與陳寧皆斃死節坐不早告亦死而姑寬善長史之紀茲事詳矣第不及醴泉出要上臨視而伏甲謀為逆也雲奇發惟庸逆謀功甚大而史佚之且又以府第醴泉溢為故里第石筍發井湧起數尺何牴牾若此第上既登城樓覩伏甲掩捕之得反狀矣而又何假於涂節之告變也豈節以事

發始首故不免於死耶然既謂之丞相府則惟庸妻子
皆居之不應在西華門內而堂室之為層者三又軒敞
無可藏蔽凡內皇城直徼者一覽而當悉之亦不待雲
奇之告上之登而後見也甲士入西華門門者豈不之
覺察將無丞相府私第始猶在故西華門外後西華而
廣之併其第錄故耶惟庸雖有寵見重似必不先賜第
於中山王諸功臣且在禁中而又南嚮其高與宮殿等
要或中涓狎舊聞謬指以為惟庸第故耳余故為志之

而不敢飾其疑以俟後考

後舊丞相府志

舊丞相府云胡丞相府也既高大逾等而又在禁中南
嚮余以為必非高皇帝所賜若自治第恐必不敢或以
為中書省則又誤按高帝初下金陵即故行御史臺改
為中書省居之其後稱吳王徙居舊內而別立中書省
以居左右相國平章左右丞明年即帝號徙居大內而
舊內與中書省如故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書侍郎各

有堂閣當不下數十而此特五楹二層耳縱傍有廢地東西僅百武不足以容諸公卿大夫也十三年草中書省析為六部仍析大都督府五之御史易臺而為院稍殺其秩後院太平門外與刑部大理寺列今欲問故省府與臺之遺趾而不可復得矣豈即五府五部地耶然上下金陵即有此省府及臺自當與舊內相近其後始卜大內以就鍾山形勝居都城偏左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臺於宮之兩傍也夫以國家全盛二百餘年之蹟

泯泯不可復究而況南宋之行在與李唐之故宮又至
孫吳司馬晉宋齊梁陳千載之陳蹟耶然彼尚隱隱有
一二可指數者而今乃不然即使不佞而欲繼平子太
冲之緒握不律以叩掌故者其誰為我荅噫吾不意金
陵之文獻僅僅如杞宋可嘆也已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疏

為南京五城房差疏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開
題覆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題前事該都察院覆

議勅下南京兵部將南京都察院奏內刻內夫差備查
府部寺六科等大小衙門要見某衙門曾設有直堂直
廳皂隸若干名或各官名下各分臺轎帶馬各若干名
作何差遣係何錢糧各衙門有無看守宿風係何名役
若干名若原無直堂直廳者應撥火夫看守其街道曾
否設有更舖係何役巡更各官私宅應否用火甲守宿
其守宿巡風或長差或更番用其力與徵其銀孰便至
於禮部出表拜牌內官監內守備國子監等衙門繕修

打掃每年吏兵二部及各衙門常規取用者此時暫時短差將何撥送作何處分除小票濫取已經奉有明旨裁革者永宜裁革其中尚有開載不明或與在京不同者再行會同酌議停當仍行應天府查所屬每年編擺各衙門應役差役逐一詢訪就衙門大小繁簡通融劑量應減者減應留者留仍將合用之人畫為一定之規分款開註會本具奏請旨施行然後刻為成書傳示久遠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南京府

部院寺六科等大小衙門原設有直堂直廳銀兩多寡不齊各照額數支給各該衙門聽雇臺轎帶馬跟隨各役僅供日間役使其街道設立更鋪係民居照房輪流火甲巡更防守南都地廣民稀各公署私宅坐落曠僻相離民居隔遠火甲勢難相兼巡守是以先年量撥五城地方人夫協同守門庫子等役巡風守宿俱更番撥輪朝去暮來聽其力役至於出表拜牌并各衙門繕修打掃俱係五城輪撥地方人夫一時應用悉照書冊及

行據應天府回稱所屬編派各衙門應用差役似難裁
減等因前來呈乞會議案呈到部臣等會同南京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王用汲議照南京各衙門直堂直廳銀
兩皆為雇役以供輿馬之用此項人役及明始集投暝
即散原非有干掇之役難以責之宿守至於火甲之設
專為防護地方巡緝賊盜無容別項差撥南北相應一
體但京師民居稠密公署私宅鱗集櫛比舖甲便於看
守巡軍易於呵護南都地廣民稀公署私居相去窳遠

衛卒單薄聲援難繼而戶兵刑工等部俱有庫藏獄囚
文卷之屬千係匪輕不免兼用五城地方各附近人夫
協同看守輪流差撥夜宿吏更晨回營業費既不夥人
亦相安但行之既久弊孔日滋而五城兵馬司漸多徇
情濫撥所委吏胥又復乘隙科詐積棍便於包攬貧民
窘於繁難原任右都御史海瑞目擊其弊力為裁減刊
刻成書上請以為永遠之計而左都御史吳時來等復
恐裁減之數尚有遺漏曠蕩之澤或未盡沾再有茲請

復蒙勅下會議臣等謹將奏刻內夫差除草議內條款
先已裁革外其存議內五款逐一復加酌議如各衙門
公署并公務打掃執燈等項暫取用於一時合用人夫
相應仍舊者也若五城看監自有弓兵抽分竹木廠亦
有軍餘可備看守帝王廟久已停祭朝天宮習儀報恩
寺行香道衆僧房亦可打掃各官私宅守宿更夫五名
者減二名三名者減一名以上通計人夫一百三十二
名相應減革者也各官遇有陞遷離任看宅人夫即行

停撥其應天府所屬編派各衙門差役悉從舊議無容裁減今將會議過合用夫差逐一開具題請伏乞勅下都察院再加酌議覆請明旨咨行臣等將後項酌定夫差刊刻成書廣曉居民臣等仍將撥差事宜置立循環格眼文簿印鈐給發五城兵馬司每日將撥過夫差順序填註每撥一差給以號票與甲夫執照方許應役朔日將循環文簿送部司稽查吊對號票仍呈報巡城御史一體查考如有冊外妄撥一夫私出小票冒取一物

者遵照原奉明旨事理聽本部及都察院并科道官指
實叅奏施行庶事有成規人知遵守少省居民繁複之役
仰誦聖主怙恃之恩無窮矣緣係南京五城房差事理
未敢擅便

議處聽用船隻以供大典疏

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管理船政主
事王永寧揭稱奉本部劄付准兵部咨為欽奉事內開
潞王之國合用船五百隻除將到灣馬快北糧等船盡

行留用又將附近衛分減存糧船衛官座船催拽備用如再不敷又於官民船內雇用外仍差官費文前來本部添取馬快船三百隻赴河路未凍押赴抵灣備行本職如數修理差官管押赴京又奉劄付准工部咨取壽宮枯子松樹九百一十八株坐派蘇松杭州三府行令各該撫按專委府佐貳官總理採辦完日責差能幹官員押解帶慣熟園丁沿途澆灌合用船隻仍咨本部撥取馬快船裝載備行本職預備修造各等因查得本部

馬快船六百隻專供進貢之用案照嘉靖三十九年親王之國兵部除照例查留在灣各船外添取本部馬快船二百隻猶苦於難支今額外之內既倍於往日而取用之命又會於一時查本部馬快船除先期出差者已二百四十隻未盡抵灣兵部無從查核故添取三百隻今在塢船三百六十隻所餘者止六十隻耳工部支用尚恐不敷而今冬及明年貢船又將何賴事實難處伏乞批司查議等因奉批車駕司議報該本司署郎中事

主事倪凍看得工部所取枯子松用船原無定數且業已屬之各該撫按委帶員役押解澆灌是於本地裝載啟行矣若又使之迂道南都請換部船不唯稽延耽誤事多推諉恐樹木移徙或有他虞彼此俱為不便似宜移文該省即用原船管押赴北之為妥也兵部取船三百隻已奉明旨宜依數修理如期押解以慰皇上篤念親親之仁但奉旨用船五百隻而本部已解三百隻所缺者僅二百隻耳兵部又多方設處必能足用其先差

船二百四十隻諒已陸續抵灣當為剩物似宜移文兵部仍以貢事為重將前船餘剩者作速放回以備進貢之需其今冬及明年春夏進貢各船如龍袍船一十四隻鱗魚船一十八隻枇杷船二隻楊梅船四隻鮮糟筍船四隻藕鮮船五隻菜臺船一隻苗薑船六隻芋苗船二隻紫蘇糕船一隻制帛船三隻共計船六十隻此係上用及太廟薦新宜照常期不敢遲悞外若器皿板枋杉楠板木誥命亭布杉條竹器畫匣板枋銅絲網瀾瀾

木等項此皆可以少遲者如蒙題請將前項錢糧俟船回之日仍照起數一併解發如遇公侯伯赴京齎捧內使陞遷乘座暫照出差官員應付勘合令於各衙門取討座船或徑由陸路俟船回之後仍依舊例則貢事無誤而他費亦可省矣萬一不虞之事更出意外則查原減舊船未拆者量行修理俟後用完仍抵正數在今既非額外之費而在後亦無棄置之船其夫役則照例選食糧之人以充甲計各夫之數以貼銀有事則用無事

則止不必編審以滋擾亦不必另募而難散其銀米則查舊例添取三百船約增行糧幾三萬石今升勺不用取之於此尚有餘饒但候船并運於貢事無秋毫之損而增船添甲於運官無秋毫之資且會計今昔之數雖尚謂之節省而愛惜錢糧之心則皆謂之糜費凡在庫之積皆朝廷所有臣子惟為皇上守財耳苟錢糧既省而又於國事無誤亦何必於增修也等因到部臣等看得兵部咨內稱潞王之國用船五百隻除將到灣馬快

北糧等船盡行留用又將附近衛分減存糧船衛官座
船催拽及將官民船雇用外仍差官齎文前來本部添
取馬快船三百隻當查本部馬快船先期奉差抵灣者
已二百四十隻若加以到灣北糧及附近減存糧船衛
官座船又雇用官民船隻於五百之數似已敷足無復
需三百之船矣第親王之國聖朝大典寧備而有餘毋
寧緩而不足臣亦將見在聽差船隻星夜催促修完措
置夫食計重九前後可以下水抵灣之期必在凍前但

船數止六百隻今發行者三百留灣者二百四十則見在之船不過六十隻而已而工部咨到又開取壽宮枯子松樹九百餘株坐派蘇松杭三府行令撫按專委府佐貳官總理採辦完日責差能幹官押解仍咨本部撥取馬快船隻裝送到灣夫壽宮枯松於事體尤重豈敢遲滯但前上貢之船既留而後之國之船復發一時實難措處况松林園夫既取之三府而不以三府之船徑載使之迂道而來易舟而往不惟勞費更煩亦恐他虞

不免又照明年二月以後南京內府監局工部太常寺衙門進貢各船若龍袍係供御之服鱖魚等項係薦新之味制帛係廟祀之需決不敢有誤常期其自今冬起一切器皿竹木銅錫等項似在少緩伏乞勅下兵部將潞王之國船隻約數五百之數已滿或將舊留者放回或將續發者停止以備明年進貢之用如一時前船未回聽臣等酌量事體緩急為起數前後不必拘泥每年月期仍勅下工部將蘇松杭三府枯子松聽彼處撫按

衙門徑自委官解送庶幾兩便不至耽閣至於將原減
未拆舊船量行修理俟後用完仍抵正數一節蓋為萬
一意外之慮顧在今處分業已無誤且親王之國之典
不常有而壽宮之松不常移以皇上之神聖恭儉有不
洞念留都根本之計而行撙節愛養之政者乎臣等皆
以為仍舊便緣係議處聽用船隻以供大典事理未敢
擅便

為議處禁役工食疏

山東司案呈奉本部司獄司禁子孫守智等呈為前事
守智等百名募頂廣德句容等州縣額編禁子看守獄
囚晝夜不休詎意各州縣多拖欠工食銀兩迄今三年
屢告牌催輒以停徵抵搪餬口無計衣裝盡典懇乞轉
借支給以甦蟻命等因奉批該司查議看得禁子之役
原係力差後因隔遠不便每名徵工食銀九兩閏加六
錢募役頂當實給工食銀七兩二錢餘銀刑具囚茶油
等項公費出其中先該兵部題奉欽依各處該解皂隸

銀兩俱限該年正月以裏解部如有起解過限先將賫批人役叅問仍轉行巡按御史查提耽悞官吏問罪如律抄招繳報今查各州縣解到者已不免後時而通州崑山常熟嘉定上海武進江陰宜興無錫等縣全欠萬厯十六年帶閏年分并十七年分銀兩和州寧國旌德當塗興化全椒淳安麻城等縣全欠十七年分銀兩崑山縣仍欠九年分銀一十一兩常熟縣仍全欠十年分并欠十五年分銀一十八兩上海縣仍欠十五年分銀

九兩通共欠銀六百二十六兩是以諸役屢屢苦告呈部牌催亦經數次隨該崑山等縣回稱見奉撫按明文停徵夫人情一日不食則饑矧禁卒日事干掇夜嚴鈴拆風雪之夕未嘗休暇以此苦役而責三年枵腹之人情委可憫各該州縣耽悞之罪亦無辭矣但地方灾傷上供諸費猶且議停必欲取辦移文則被災之地一時難措且欲待其解到則啼饑之役坐視奚堪查得萬厯六年間該本部題為遵奉明旨追沒隱匿財物事追火

者陳洪借約銀兩并追償變賣房屋什物等項共銀三千七百九十九兩二錢二分先奉聖旨着南京刑部收貯隨發上元縣庫收外合無照所負之數題借支給候以後豐熟之年立限嚴追解部抵補上不費公儲而下可以濟各役燃眉之急似為便計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禁卒晝夜應役不得番休今重犯尚有囚糧而典守者衣食不給其哀迫懇告之情夫豈得已但州縣之玩愒固亦有年而目前之凶荒誠難措辦臣等當查

得本部各項贓罰連年解濟邊用已盡惟此一項尚可
借支合無恭候命下於陳洪名下原貯銀兩內暫借六
百二十六兩分散禁子孫守智等支領當差候年歲稍
豐立限催徵前後新舊銀兩補還如各該州縣仍前挨
年容本部查叅及提吏究革臣等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典吏李萬臣齎奏請旨

為地方疏

廣東清吏司案呈問得犯人羅春招係南京留守前衛

軍有散拘在官本衛江東馴象門千戶所正千戶陳部
于萬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蒙外守備等衙門劄
委夜巡向與省發周二隣住春因跟隨陳部就在伊家
住宿萬曆十七年八月初四日午時有問結伊鳳先存
今故男伊文漢行至周二門首見佛前供有瓦香爐一
箇潛入竊取間當被周二見獲比時春在陳部門首看
見就將伊文漢左右顙頰左血盆左胎膊左右前肋右
臂膊腰眼各打傷左肱肘脊背連兩後肋兩臂各跌傷

仍用繩鎖見陳部比陳部明知事輕要得邀功生事不合故違酷刑官員不論情罪輕重輒用夾棍等項因而傷人致死者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事例又不合責令春同不在官徐倉將伊文漢拶起致將手指拶傷復用夾棍將伊文漢兩腳踝夾起逼令招贓伊文漢供無別贓比陳部仍令春等向伊文漢兩腳踝夾處用榔頭狠打成傷比陳部見得伊文漢傷重令春叫周二認前香爐比周二不肯出認陳部又叫春向周二在官雇

工人周祿說稱只要你替周二見官認前香爐我供你
飯食等語至初五日將伊文漢帶稟巡邏劉都督見得
事小釋放訖陳部又不合令春將伊文漢責令問結總
甲王虎鎖禁更舖以致伊文漢負痛難忍於本日辰時
在舖自縊身死該南城兵馬司俞兵馬揭稟刑科并巡
視王御史及外守備等衙門俱批該城相驗傷痕明白
具由通詳叅送到司審各情俱的將春問擬因事威逼
人致死律引例充軍王虎杖罪送南京大理寺審允回

司於春名下追給埋塋銀兩發遣發落外照出陳部有
罪係軍職另行案呈到部參照南京留守前衛江東馴
象門千戶所正千戶陳部叨職干輒恣行克惡據伊文
漢偶竊無主瓦爐計賊未直一貫原無重情輒爾非法
拷訊逼令招盜雖稱自縊實係刑傷含冤者情有可憐
酷刑者罪何所解相應參提究如律例緣係軍職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典吏蔡芳齋捧謹題請旨

乞恩勘辯誣讎仍正罪削斥以明心迹以伸言路

疏

近覩邸報吏部題覆南京兵科給事中王良心福建道御史王許之論劾臣侈穢曠肆緣由奉聖旨王某差照舊回籍聽用欽此臣本天地棄物無韞線之長而負丘山之慝以致言官交章指擿分當屏殛以謝公論聖慈矜憫猶令聽用臣但當席藁自刈飯蔬沒齒豈敢妄逞浮辭上瀆天聽第竊詳王良心之論臣臣不當齒需次之籍王許之之論臣臣不當復稱人於世使臣尚齒仕

籍則臣生有餘愧使臣不得稱人則臣死有餘耻據許
之謂臣吳姬越女之艷充斥戶內崑山弋陽之調錯雜
庭中且容一優人宣淫導欲伊族士夫羞之嫁穢於孫
副使密揭於胡巡撫寘之法典臣猶欲溺而庇之其汙
褻醜態尚有不忍形之齒頰者此臣所謂不得稱人於
世者也臣嚮因年近三十無子先臣存日為置二妾生
三子其一病故今之存者僅生子老妾與臣妻而已爨
嫗樵青俱無可以侍巾櫛者見在可勘也臣守先臣之

教家僮大小數百指無一薄曉音律及粧飾面首者見
在可勘也臣自癸酉莖臣母後既忝仕路不能終廢聲
樂而于回籍鄉閭之會不能獨謝優戲前歲偶於公會
見一優之長壯者年已四十餘客指謂臣此孫氏之淫
客陸象賢也臣實醜之不許足跡一踐家庭今年四月
胡巡撫訪察枷號致死萬口稱快旋聞崑山縣知縣程
達亦將孫氏之婦勒令自盡與臣風馬牛不相及今忽
謂臣家門之醜嫁穢於孫氏得非為孫氏游說者嫁穢

於臣耶夫訪察之由與陸象賢孫氏婦之所以死胡巡撫程知縣可問也臣族之忝士大夫者運使三接主事周紹錄事定鼎有無密揭可勘也其他謂臣杯酒艷句結官私之歡而囑托以取盈杯酒往來之禮誠有之若為人解一事因而得一錢臣所未嘗敢也見在道府州縣有司可問也臣之鄉搢紳以至於閭閻小民可問也又謂臣探要津過官經由蘇杭遶道伏迎投刺請謁甚有陪送半月不返者臣自歸田以來二載有餘止是大

理寺卿陸光祖約臣出會於寶帶橋一飯而返光祖與臣同年世契且以名行相砥礪者也此外自九卿科道吏部但有經蘇杭者毋論不及臣面亦未接臣一刺俱見在可問也又謂臣居藩臬惟厚罰贖以易奇貨結交游臣歷青州兵備浙西分守湖廣山西臬長不曾動支贓罰送人何況置買奇貨唯任大名兵備時間沿舊例饋鄉士大夫不過斗酒束素而已今雖年遠俱有案卷可勘也又謂臣擢巡撫則擾百姓之供應索土司之餽

遺票夫四出致府縣官有大大手段難陪賁之怨緣臣駐
劄鄖陽地非孔道日給資之廩銀與百姓毫無干涉其
襄南一帶因奉明旨通行守巡裁節歲省千計承差小
票不曾亂給一紙止是鄉耆紳公禮查照常規動支解
剩贓罰然務從簡薄時有小手段之誚未嘗一令有司
陪賁撫院底簿可查也臣所屬地方原無土吏止因風
聞附近施州衛宣撫招討長官身故累年通不告襲恒
稱護印土司於撫按衙門訐爭歲無虛月臣竊謂土吏

不以王命為尊以印信為重將來漸不可長偶因條陳
事宜謂土官必須告襲及施州衛不得勒詐該部覆請
通行先年給事中楊節以為失策尚不敢以為然今乃
謂臣索土司之餽遺將誤以臣為施州衛官矣兵部原
卷可查也夫古之人於不廉者諱而曰簠簋不飭於淫
亂者諱而曰帷薄不修亦可謂忠厚矣然一被其名則
沒世不齒今無故而加臣以貪淫之名又舉一郡七邑
之所共穢於孫氏者而穢臣臣不足惜所惜國體耳若

良心之攻臣其持論甚正其事亦多實第不如所言之過甚耳臣罪誠有之臣當先臣之遘禍不能以死請最後獲昭雪又不能固其匹夫之守而覲顏復出臣罪一也既出之後亦欲少有所樹見而才劣識闇苟且歲月虛糜官廩臣罪二也情事既與人異不能攻苦服素以追先哲獨行之風吳俗修口腹臣不能以惡草具奉客而有酒食之累臣罪三也性好泉石治一園而出後為家幹有所增飾而弗能毀雅嗜圖籍因傍置古器先產

盡挫臣罪四也臣生平不曾延納方士唯翰墨之客恃其舊知引類以來心實苦之而不能拒誠有如良心之所言者臣罪五也臣不能自閔其雕蟲之技有所撰述或以浮譽見忌或以微辭取忤心雖悔之業已無及臣罪六也有此六罪與良心之所論者合而臣尚可以玷需次之籍乎且南中之攻臣者三矣不勝不止而留臣一綫之息以資無盡之口臣固有大耻抑且有大懼為此情實迫切懇乞天恩勅下吏部都察院通行各該衙

門從公覆勘臣言果無一虛然後正臣之罪將臣原官盡行斥削以謝言路臣布衣耒耜老死無憾若臣言有一虛即盤水加劍有古之法典在臣萬死亦無憾不勝懇迫激切之至

為懇乞天恩辯明考滿事情仍賜罷斥以伸言路
疏

本年玖月貳拾肆日接到邸報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黃仁榮奏為大臣故違明例欺冒恩典懇乞斥奪并究

司臣扶同欺罔以重考覈事內叅臣濫冒考滿恩典緣
由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臣奉職無狀名實未孚致來
憎口自當杜門藉藁仰候明譴夫復何言第於心跡未
明事體未一而以臣之故波及銓部大臣不得不一白
之於君父也臣於萬歷四年內以巡撫鄖陽右副都御
史轉南京大理寺卿未任該南京給事中楊節論劾臣
奉聖旨王世貞既操守未虧著回籍聽候別用於萬歷
七年內起補應天府尹未任間復該南京給事中王良

心御史王許之論臣奉聖旨王世貞著照舊回籍聽用至萬曆十一年科道等衙門會薦起用十三年內起補應天府尹隨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臣以夙病不能蒞官蒙恩准在籍調理俱無到任續該撫按衙門屢薦及南京禮部尚書袁洪愈特薦吏部題覆起用至十五年十月推補南京兵部右侍郎次年三月初一日到任管事扣至十七年六月初二日通前右副都御史歷過俸共三十六箇月例應考滿查有吏部見行事例兩京考察

論劾改調者但以調官之日為始不得一槩通理臣思
得兩任所支之俸皆兵部侍郎與巡撫都御史相接中
間雖補應天府尹通無到任侍郎為陞任之官所支非
調官之俸且先後再起俱由廷薦非闕調除但既查有
新例不敢隱蔽前情徑自赴部而三載考績有黜陟幽
明之典又不敢不行申請仍前支俸管事以故備由移
咨南京兵部轉咨吏部以為進止續准吏部咨稱雖係
見行事例又有萬一偶遭註誤無玷公評自當另議不

以改調為拘及查本官文章行誼望重士林久貢丘園
再登廊廟正所謂公評無玷不應以改調為拘者也前
後所歷過俸月自應通理等因臣方敢於六月初二日
詣南京吏部過堂以初四日離任行至淮安地方接得
邸報蒙恩陞南京刑部尚書比時既已離舊任於考滿
事體不容遽已即將南京吏部咨結通咨到吏部續准
吏部咨題請父母本身及妻誥命緣由奉聖旨准給與
及題請蔭子王士驕備詳節次回籍緣由謂臣雖經論

劾然節奉有前項明旨於行檢無礙奉聖旨准蔭夫榮
先錄後希覬聖主華袞之褒以為終身重此是臣子至
情人孰無之臣豈能獨有所異惟是不敢毫髮隱蔽以
冒叨非分之恩澤此則臣之束髮自勵而不敢渝者也
且臣於將滿之際移咨吏部止具前後出處及所實歷
之俸以請耳非敢有所欺罔也及得咨許而後行聞命
而始以南京咨結送吏部據以題請其蔭子疏內明開
被劾緣由亦未嘗有所欺罔也夫該部具實以聞皇上

據理以許雖天地高厚之恩以庸劣具臣當之心有所不安耳法豈有所翫哉臣自鄖鎮以迂直失權臣指再被訾擿閉戶讀書末殺世故者一紀於茲矣未嘗染指倖門希心要地藉使前者苟赴刑曹之命比當再滿恩典久霑何乃舍昔分所應得之官而今遽躡希所不易得之典哉御史黃仁榮獨據以為臣罪極其醜詆至謂臣荒淫縱肆曾經給事中楊節王良心論劾夫劾臣者節良心尚有王許之僅參人耳先後論薦者無慮數十

人豈三人之劾者獨當而數十人之薦者皆不當耶豈
荒淫縱肆之狀三人與仁榮獨知之而數十人者皆不
知耶又以臣氣力足以搖撼該部欲蔭則蔭欲陞則陞
且謂侍郎李江六年之滿不陞而臣三年之滿驟陞為
駭蔭子之說前已明之不敢復贅彼不知臣之通仕籍
已四十三年矣班行之內無有在臣前者若使據三年
六年之資而不通計科第之遠近則吏部一守資薄職
耳何名為銓衡也臣巖穴久廢之人強起就吏又在遠

地散曹馬能有所搖撼又謂里名勝毋曾子不入蓋責臣以大義不當作刑官是也臣父昔年見陷權姦身蹈奇禍臣豈惟不當作刑官亦不當作官矣第先帝雪臣父之冤復其故秩臣故不敢不出皇上表臣父之功贈尚書賜祭塋隨召臣於草莽之中臣又不敢不出臣所愧者出而碌碌尸位不能報上恩耳況東西南北惟上所命國家法制森嚴非若宋人之可以情請而他改也夫挾言路之勢至欲廢百年之臺規而獨析吏部之條

必欲改一歲之磨勘臣以為似失輕重也且仁榮待臣
非薄當臣之入考滿使人致書幣於揚州寄名箋索詩
為其父母贈比時既不以臣為非一旦決裂若此其意
殆更有所為耳臣衰不待年譽不勝毀苟課臣以考功
之狀則毫無可稱擿臣以中正之條則動有餘咎縱仁
榮不言臣固自知之今大臣之體日削言路之氣日張
仁榮之論臣不勝不止臣不去仁榮亦不去皇上固不
忍以臺諫之單辭而傷銓部寬平之體亦豈宜以臣之

一人而沮臺諫伉銳之鋒伏乞先斥臣歸里以謝仁榮
仍下吏部都察院將臣所得恩典應存應褫定為畫一
臣雖蔬食沒齒了無所憾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二